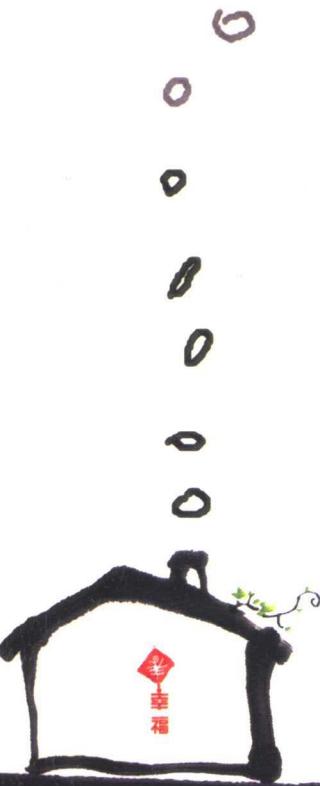


青春文学



感悟

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YONGYIGEHUOGUOZHUXINGFU



远方出版社

青春文学

感悟

——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燕
封面设计:麒麟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悟 / 感悟工作室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6.3

ISBN 7-80595-918-8

I . 感… II . 感… III .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385 号

书 名:《感悟》
编 著:感悟工作室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8.5
印 数:3000
字 数:240 千字
书 号:ISBN7-80595-918-8/I.350
定 价:558.00 元 (全 24 册)

如有倒装,缺页或错装的质量问题,由本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烟罗(1)
一生的痛楚一生的思念	林秀端(8)
让爱颗粒归仓	尤天晨(16)
天鹅的爱情	[美]亨利·托兰斯 / 原著 李威 / 编译(19)
是谁把你抱上去的	小艾口述 罗西整理(22)
父亲的信	孙盛起(25)
爱情贵妃鸡	游宇明(28)
如果这一枪打偏了呢	方冠晴(31)
沧海蝴蝶	王虹莲(35)
爱的照耀	崔新建(37)
回家	洪玲(40)
谁动了我的男友	刘心怡(43)
盼望了20年的面包	汤馨敏(49)
最佳配偶	[美国]麦克勒 王春申译(54)
母亲的愿望	王金良(57)
幸福的另一种答案	李洪霞(59)
零度鸡尾酒	小羽(61)
八年忘年恋我两手空空	一恒(65)
做个情人式的老婆	小云(70)



嘴巴是用来亲吻的	南在南方(72)
爱情好没道理	无名(74)
18:00的香雪兰	艾小羊(75)
通往天堂的路	徐全庆(78)
落水	凡夫(80)
信心让你变得杰出	罗伯特·舒勒(81)
选择最近的	佚名(82)
多看了一眼	(83)
借口使你离成功越来越远	京才(84)
耐心与希望	(86)
复活	莫小米(88)
四小时的相聚	(91)
行胜于言	黄鸿(93)
友情	郭雄宏(95)
我开商吧你创业	李玉(96)
一场特殊的考试	查一路(102)
老舍为自己作品写广告	笑话人生(105)
名人跌跤之后的妙语	(107)
最有风度的报复	樊小军 编译(109)
说读书	徐昌安(111)
一个父亲的圣诞礼物	[美]芭布拉·珊德·笛米特 朱任辉 编译(113)
学会自嘲	止敬(118)
莫让你的孩子成为“寄居蟹”	一哲(120)
个性考试	宋彦春(123)
两根火柴	刘红娜(125)

看《灰姑娘》的收获	名师(127)
抄袭来的“浪漫”爱情	太忠(130)
幸福的滋味	彭怀仁(132)
人情味儿	艾伯特·P·豪特(134)
红五：终止了的游戏	韩冰(136)
意外效果	伊丽莎白·布莱尔(138)
孪生兄弟	(141)
能打开所有门的钥匙	蔡一峰(142)
及时抽身	(144)
只有岁月才能读懂	方绮(146)
两棵枣树	凌泽泉(150)
爱的作用	刘燕敏(152)
其实爱情没走远	朱砂(154)
你的肋跑线够长吗？	陈文杰(157)
你到底是谁	纪广洋(158)
让生命化蛹为蝶	佚名(160)
聚焦后相亲时代	(162)
国外另类法规撷趣	邓竹(169)
植物中的“多情郎”	涂小云(171)
猪语录	张天翼(173)
伊索的烦恼	薛贤荣(174)
你要让自己的幸福更耀眼	张丽芬(176)
诗人的花园	周国平(178)
汗马功劳	(179)
老生常谈	(180)

欲望	柳君(182)
感谢责难	杭大庆(184)
阻击“心流感”	魏剑美(186)
侮辱“真话”的结果	陈大超(89)
漫画与幽默	(192)
我们一起来填字	(196)
狼雪情缘	(199)



用一个火锅煮幸福

○烟罗

在我大专毕业的同时，最疼爱我的外婆因为多年来的胆结石旧疾而住进了医院。

那是2001年的夏末，那时，我已经在省城长沙奔波了几个月，钱没有少花，但工作却毫无着落。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为了供我上学，几年来日日节衣缩食。而这次外婆的手术费，对他们亦是不小的负担，同时，他们还要操心供养在省城奔波的我。

这一切我都无法回避，无法轻松。第二天，我打电话回家，对母亲说：“我找到工作了，以后你们不用寄钱给我了，安心给外婆治病吧。”

挂了电话，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那时，也是我最为艰难的时候，学校里的新生都陆续入住了，我必须从“赖”了一夏的宿舍搬出去，同时，我虽然在长沙最繁华的芙蓉路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文员的工作，但试用期只有600块钱，且长达三个月。

一个人生活，七七八八算起来，我要糊口都难。

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我在离芙蓉路不远的南门口一条小巷子里租了一个单间，月租300元。那是一户人家自己建的小楼，一楼做小饭店，二楼是主人家自己住，三楼便隔成了四个小单间出租。

我租的是其中一个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十平方米的面积。

从房东嘴里，我了解到其他三间房里分别住着一个在附近读高中的孩子，一个来陪读的母亲，还有一个和我一样打工的年轻人。

那个人叫李剑，也是刚刚大学毕业，一米八几的个子，却长了张娃娃脸。第一次看到他，他正噔噔噔地从楼下上来。主人家自制的木楼梯极窄，而且老摇晃，极不坚固，我看着他大踏步地踩在上面，很是担心楼梯会散架。

他走了几步抬头看到了我，便笑着向我打招呼：“Hi！房东说你也参加了汉语言的自考，我们有空一起看书啊！”

他的开朗和热情像阳光一样在这个小楼梯间里迸射出来，我对陌生人的防范之心，一下子烟消云散。

我和李剑很快就结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两个刚刚开始打工的“穷人”，住的地方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因此常常是下班后，他到我房间来看书。有时是看自考的教材，两个人像小学生一样，你问问题我回答；有时候是一起到路口租武侠书看，他偏好金庸我独爱古龙，我们各取所需，挑灯夜战，总是过了凌晨才想起明天还要上班。

就这样过了大半个月，一天晚上，我正拿着热水瓶里半温

的水泡一元钱一包的方便面，李剑闯进来了，一进来，他就大惊小怪地嚷嚷：“哇！怪不得你长得一把骨头，原来每天吃这个啊！”

我气不打一处来，每天吃这个？难道我想？可除了这个，我能吃得起哪个呢？

一时间想起自己这一个月来中午吃米粉，晚上吃方便面，吃得都快想吐了，可离试用期结束还那么远——小女儿心性顿发，眼泪就涌上来了。

李剑在我边上转了几圈，突然神秘地凑近我，说：“哎，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搭伙，自己做晚饭啊？又省钱又好吃！”

我没好气地白他一眼：“拿空气做啊！这么点大的房间，没有煤气灶没有锅碗瓢盆，就算有，房东也不会允许的……”

他胸有成竹地说：“这么着吧，明天晚上我请你吃一顿好了，记着下班后快点回来啊！”我狐疑地望着他，不知道他卖的什么药。

第二天下班后，刚上三楼，就看到李剑从他的房间里探出头来招手叫我，我走过去，他马上把门关上了。

这是我第一次到他的房间里来，没想到，这么个大男人还挺细心的，屋里收拾得挺干净。除此外，靠窗的桌上放了一只锅子，体积不大，正在呼呼地冒着白气，好像在煮什么。与普通锅不同的是，它连着一根粗粗的尾巴，看来是个电饭锅。

我指着问：“煮面条的？”

李剑顿时露出一脸孺子不可教的表情，他摆出一个拍广告

的姿势，夸张地念道：“美的电火锅，煎炒煮样样行！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我被他逗得大笑起来，李剑说：“你等着吧，今天我请你吃大餐。”

我看着他端了个盆，盆里放着一些已洗好的金针菇，几片豆腐，一把白菜，过了一会儿，那电火锅的白气已经冒得满屋都是，整个小屋里云雾环绕。李剑伸脖子看了一下，利索地扯掉插头，拿出一个大的保温桶来，把电火锅的盖子一掀——哇，是满锅的白米饭！

我惊讶极了，想不到电火锅也可以煮饭啊。在这当口，李剑已经把饭全装到了保温桶里，盖好，然后拎着锅到水池边去洗净，再装了水端进来。

我看着他在锅里放上油盐醋辣椒和一些作料，然后继续插上插头把水烧开，水开后他把盆里准备好的金针菇什么的一古脑儿放了进去，不一会儿，一股菜香便弥漫了整间屋子。李剑把窗子顺手推开，满屋的蒸气顿时向外飘去，不一会儿，就散光了。

现在，我的面前摆着香喷喷的米饭，还有一大锅素菜火锅，虽然都是极简单的东西，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却无异于山珍海味。

当时已是十月，天气微寒，我和李剑却吃得热火朝天，我连夸李剑“手艺好”，而李剑则得意地向我传授他的法宝：比如六点左右是房东家饭店生意最好的时候，这时候“推窗散气”，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再比如在这样的小屋里做饭，只能用电火锅，



而且只能是这种说明书上说明了“煎炒煮炸”都可以的电火锅

……

从那天起，我正式和李剑“搭伙”，一个火锅两个碗，开始了我们的“火锅生活”。

李剑的火锅，味浓，下饭，加上天气越来越冷，吃完饭后喝一碗汤，那样的满足感，真是前所未有的。

就这样每日下来，不到半个月，我的嗓子便肿到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李剑活蹦乱跳的，不由得感叹自己身体不争气，好不容易吃上了几天热乎饭菜，还吃出了个火气过旺。

到了晚上，李剑竟然没有煮火锅，而是煮了一锅白米稀饭，加了糖递给我。稀饭绵软，入口即化，把我的不快一扫而光。

从那以后，李剑每次煮了火锅菜，一定要等到火锅的火气散掉，温度没有那么高，才开餐。这样虽然没有趁烫吃那么过瘾，却也让我的“火气”减了很多。

那个小火锅，几乎成了我们的宝贝，它还能够在早晨煮两个鸡蛋当早餐，晚上煮一碗甜酒当夜宵——我的脸色不仅红润了起来，而且笑容还越来越像一个幸福的傻瓜。

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对于独漂异乡的女子来说，一锅热腾腾的可口饭菜，绝对比鲜花与情诗更能打动她的心。

我对李剑的爱情，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一点一点滋长了起来。

吃久了火锅，有时候就特别想吃一盘素炒的小菜，但是房间的隔音效果差，如果炒菜，不仅油烟太重难以散去，而且油爆



锅的声音绝对会惊动房东，我们怎能因小失大？

一天下班，我左等右等不见李剑回来，一直心急火燎地等到快九点，楼梯上终于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

我几乎是以撞的姿势扑向门，与此同时，李剑也从门外“撞”了进来，他手上端的一个什么东西猛地洒了我一身。

我呆呆地低头看，原来是一个白色的盒饭盒子，里面那黄色的菜油全洒在了我衣服的前胸上。

一番手忙脚乱后，我才知道，今天晚上李剑他们老板请客，让李剑陪着，结果大家吃完后，李剑才发现有几个炒菜根本没人动过筷子，他赶快偷偷地叫服务员装好，给我带回去了。听完他的话，我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几个小时的牵肠挂肚瞬间化成眼泪，哗哗地流了一脸……

2002年1月，房东终于发现了我们的秘密。晚上，李剑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他准备搬家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几个月以来，我对这个长着娃娃脸的大男人已经充满了依赖，每一天顶着寒冷的风往小屋赶，心里都会想着有一个人有一锅热腾腾的菜在等待，那样温暖而甜蜜的感觉，我敢肯定，那就是爱啊。

李剑看着我，第一次，他没有笑，他说：“我把小火锅留给你吧。”

我脱口而出：“我不要！”

他惊讶地反问：“为啥？”

我勇敢地看着他，我说：“我想要的，是为我煮火锅的那个

人……”李剑张大了嘴巴，然后，他的目光，就那样像火一样燃着了。

我们一起搬出了南门口那座小楼，在不远的地方一起租了个两室一厅。那里有着单独的厨卫，我们一起买了一个电饭煲煮饭，仍然用我们的电火锅煮菜。生活丰富起来。

后来，这个小火锅一直陪着我们度过了整个转折性的2002年，从最艰难的阶段到平稳再到幸福完全降临。

到了2003年1月，我和李剑正式走进了婚姻登记处，同时，我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河西买了一套两室一厅，从此，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以及齐全的锅碗瓢盆。

蜜月期间，李剑领着我把小城所有的名火锅吃了个遍，什么小肥羊、谭鱼头……我们还专门去了湘西凤凰，把那里有名的鸭血火锅吃了个够。

每次我都问李剑：“你说这比起你煮的火锅来，哪个味道更好？”他笑着捏我的脸。

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有哪一味作料能够比“爱”更让人陶醉呢？那个已经掉漆的小火锅，现在仍不时地被我们搬出来，煮汤的时候，它会咕咕地冒着白气，仿佛是永不疲倦地在唱在笑……





一生的痛楚一生的思念

○林秀端

认识严希时，我 17 岁。

那年，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先是母亲因癌症去世，接着，父亲在突发的山洪中丧生。短短两个月，我失去了这个世上最亲的两个人，变成了形单影只的孤儿。那段日子，生活黯淡无光，没有依靠，没有希望。我结束了高二的学业，打算出外自谋生路。

辍学的第三天，班主任找到我家里，告诉我，有人为我捐了款，我可以继续读书了。喜悦与感激，无以言表。我要见见为我捐款的人，班主任说，是县团委给我联系的。我找到县团委，团委的人说，他们一般不让捐款人和受捐人见面，因为这是社会行为，不掺杂个人感情。我说，不让我见面，我就不接受捐赠。我固执，是因为我感恩。我不能不知道，我的恩人是谁。在我的坚持下，县团委终于安排我和严希见面。那是一个落日将尽的傍晚，严希在县团委同志的陪同下，到了我的学校。在校园的梧桐树下，在落日的余晖里，严希有些腼腆地站在我的面前，出人意料的是，他竟是如此年轻，如此帅气。个子高挑，面皮白净，很像古典小说里玉树临风的书生。那时，他 23 岁，刚刚大学毕业。

我本来想好，见了面我给人家鞠躬，但及至见到他是小伙子时，就将这一茬忘了。我只看着他温暖的眼睛，说，今后，我挣了钱，会还给你的。

他显得有点局促，一度想过来握我的手，但终于没握，说，好好读书，上大学，读研究生，你读到哪，我供到哪，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他说得诚挚，不矫情，不做作，我听得出他内心的实在。

那一次的见面很匆忙，短短几句话后，就分别。但严希的名字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夜深人静，我常常会想起他的容颜，他白净的脸，有点腼腆的表情，透着温暖的目光。只要再见校园的梧桐树，再见天边落日的余晖，我的心里，就会有阵阵感动，那是与严希有关的记忆。

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五天，严希来了，仍是和县团委的同志一起来的，他带来了一万一千块钱，那是我读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将钱交到我手里时只说了一句话，钱不够时给我打电话。他将他的手机号码告诉了我。

那天，他在我家呆了一个上午，我俩没说太多的话，我只知道，他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这一万一千块钱，是他一年的全部积蓄。没说太多话的原因，是我将精力都放在做饭上。我留他和县团委的同志一起吃午饭，用母亲生前教我的手艺，无比虔诚地做这顿饭。

那天下午，起风下雨，他们离去时，我送他们到村头的公路上乘车，家里唯一的一把雨伞遮不住三个人，严希让我和县团

委的同志共伞，他自己将衬衫脱下来，罩在头上。中巴缓缓离去时，他将头从车窗里伸出来，叮嘱我，快点回去，别被雨淋湿了。我不住地点头，直到中巴驶得不见踪影，仍然没走，巴巴地望着公路尽头，双眼蒙眬。

自此，远去的中巴，如织的雨帘，成了我最温暖的记忆。

到西安上大学后，我很快在电脑城找到了一份零工，每个周末到电脑城打工两天，一月的薪水，维持我的生活，绰绰有余。

我会偶尔打电话给严希，汇报我在学校的情况。他也时常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问我的学业，问我的生活，问得最多的，是钱够不够用。

大二开学，他让我在银行开个账号，好汇钱给我。我拒绝了，我说，我边打工边读书，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直到确定我真的不存在经济问题时，他放心了。但一个月后，我还是打电话给他，我说，你来吧，到我学校来，我有事找你。

他很快就来了，带来了一万块钱，那天我没去上课，在宿舍里接待他。当他将钱递给我时，我推了回去，却掏出三千块钱递给他。他一脸诧异，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我说过，我会将钱还给你的，这是我一年多来打工攒下的钱，先还你一部分，以后你不用捐钱给我了，我靠打工，养得活自己。

他愣怔怔地看着我，问，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我点头。其实他不明白，我叫他来，是因为我想见到他，我想他。

但这话我没勇气说出口，他是为我捐赠的恩人，我说这样